

藝文大眾大

LITERATUR
POR
HOMa
RO



大眾文藝

1

九月二十日
1928

上海現代書局發行



編輯餘談

“大衆文藝”也沒有多大的野心，不過想供給一般讀者以一點近似文藝的東西而已。每期的編輯，雖說由我來擔任，但實際上的集稿子，排次序，以及其他的一切工作，都係由夏萊蒂先生負責的。不過譯稿有譯者在那裏擔當責任，創作有作者自己在那裏說話，所以根本的說起來，編者的責任，原不是十分重大的。可是稿子的去取，先後的排列，以及一切譯稿的校對之類，編輯者也不能諉卸他的肩仔。所以本月刊的內容，若有不到之處，責任應該由我來負，若有一點可取的地方，那就是夏先生的功勞。

最後，本期的封面，係日本畫家宇留川潘氏之筆，他是日本最新一派的畫家，這一回特肯爲我們畫這一張封面，我們在此地應該向他道謝。此外還有許多寄稿的先生們，如魯迅先生，葉鼎洛先生等，我們也想在此地表示一表示誠懇的謝意。還有鄭吻冰先生，從日本寄來了一張封面畫，因爲到得太遲了，擬於下期再用，先在此地對他表示我們的謝意。

達夫誌

一九二八年九月

目 錄

大衆文藝釋名.....	1	郁達夫作
貴家婦女.....	5	
俄國淑雪兼珂作		魯 迅 譯
基督與猪.....	13	
		夏萊蒂作
嘉麗史聶德.....	23	
美國白雷朋尼非爾作		樂 芝 譯
雙影.....	55	
		葉鼎洛作
夢流.....	95	
		李守章作
入地獄.....	101	
法國哀特蒙約羅作		莊 夫 譯
幽會.....	129	
美國愛倫坡作		林徽音譯
青年.....	151	
		楚 狂 作
美.....	155	
愛爾蘭奧法蘭赫德作		夏萊蒂譯
孟蘭盆會.....	161	
		郁達夫作

大衆文藝釋名

“大衆文藝”這一個名字，取自日本目下正在流行的所謂“大衆小說”。日本的所謂“大衆小說”，是指那種低級的迎合一般社會心理的通俗戀愛或武俠小說等而言。現在我們所借用的這個名字，範圍可沒有把牠限得那麼狹。我們的意思，以爲文藝應該是大衆的東西，並不能如有些人之所說，應該將她局限隸屬於一個階級的。更不能創立出一個新名詞來，向政府去登錄，而將文藝作爲一團體或幾個人的專賣特許的商品的。因爲近來資本主義發達到了極點，連有些文學團體，都在組織信託公司，打算壟斷專賣文藝了，我們就覺得對此危機，有起來振作一下的必要，所以就和現代書局訂立合同，來發印這一個月刊“大衆文藝”。我們並沒有政治上的野心，想利用文藝來做官。我們也沒有名利上的虛榮，想轉

變無常的來欺騙青年而實收專賣的名聲和利益。我們尤其不想以裁判官，天才者，或個人執政者 Dictator 自居，立在高的一個地位，以壇下的大衆作為羣愚，而來發號施令，做那些總總司令式的文章。我們只覺得文藝是大衆的，文藝是為大衆的，文藝也須是關於大衆的。西洋人所說的；“By the people, for the people, of the people.” 的這句話，我們到現在也承認是真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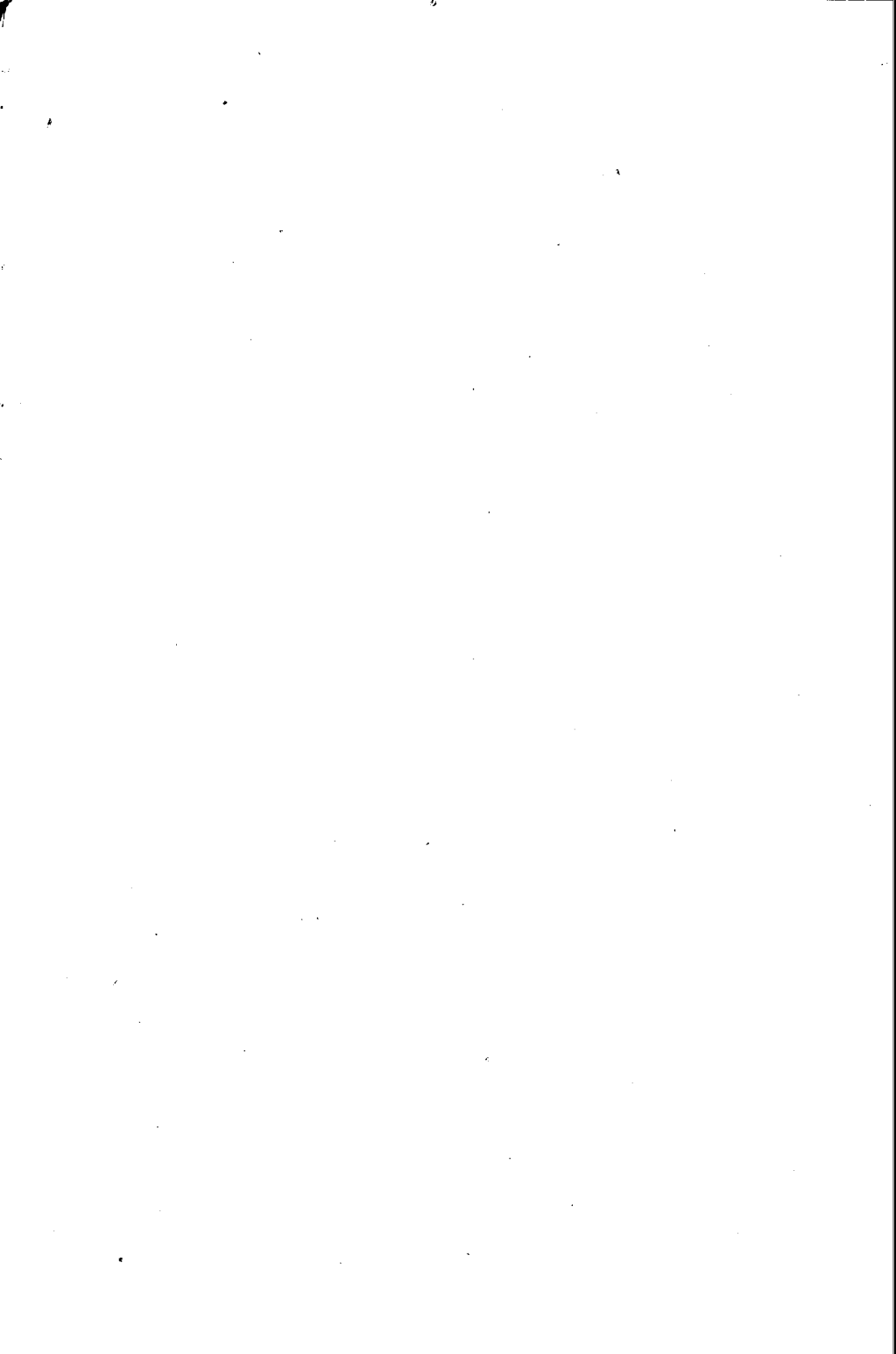
把我們的這一個卑卑的主張說明之後，就想將“大衆文藝”的內容來說一說。約而言之，牠的內容當然不過是登載些文藝作品而已。可是文藝裏也有詩歌，小說，戲劇，雜文等之分。所以我們的這一個月刊，以門類來說，就想注重於小說，旁及於其他的作品。尤其是近幾年來，戲劇和影劇，漸被認為文藝中最有大衆的意義的製作了，若有適當的作品，也當然要登載進去。以這幾年的流行看來，詩歌的時代，彷彿是已經死去了的樣子，不過天地有情，萬物有韻，人的真性靈不死，詩歌是決不會死去的。所以散文以外，我們也想稍稍採及詩歌。雜文一項，可以有閒評，可以有遊記，可以有談諧多趣的 Essay，可以有清新俊逸的小品，若得得

到，每期也想登載一點。

中國的文藝界裏，雖然有些形似裁判官與個人執政者的天才者產生了，但平庸的我輩，總以爲我國的文藝，還趕不上東西各先進國的文藝遠甚，所以介紹繙譯，當然也是我們這月刊裏的一件重要工作。不過我們的良心還在，還想分別分別爾我，決不敢抄襲了外人的論調主張，便傲然據爲己有，作爲專賣的商標而來誇示國人。

最後，對於是非的正當的討論問答，也是現在社會上的一件要務，所以末後，特闢通信一欄，便登來件，但篇幅不多，容或有不及登載之處，應該請來信者諸君曲爲諒宥。

一九二八年八月。



貴 家 婦 女

俄 國 淑 雪 兼 珂 作

魯 迅 譯

格里戈黎·伊凡諾微支接連打了兩個噴嚏，用袖子拭了面頰之後，就說。

——我呀，兄弟，戴帽子的女人，是不喜歡的。如果貴家婦女戴着帽子，穿着細絲襪，手上抱着叭兒狗，鑲着金牙齒的時候，那麼，從我看來，那裏是什麼貴家婦女呢，就像一個討厭的怪物。

但在先前，自然，我也迷過貴家婦女的。和她散步，上戲園。後來就在那戲園裏，一切都拉倒了。是她在戲園裏，從頭到底，打開了她自己的觀念形態的呀。

——你從那裏來的——我說——女市民？第幾號呢？

——我——她說——是從第七號來的。

——哦哦，日安——我說。

於是忽然迷了她。我常常到她那裏去。到第七號。裝着官吏似的臉。府上怎麼樣，女市民，自來水和廁所裏，沒有障礙麼？走得好好的麼？就是這等事。

——唔唔——她回答說——都好好的。

她包着粗羽紗的衣服，別的什麼也不說。只是眈眈眼。還有，是金牙在嘴裏發着光。我去了一個月光景——她也慣了。回話比先前多一點。自來水是走得好好的，多謝多謝，格里戈黎·伊凡諾微支先生，就是那些話。

再——走下去，我竟和她漸在街上散步了。兩個人一上街，她叫我扶她的臂膊。一拿了她的臂膊，不知怎地，就好像覺得被拉着了似的。但是，也談起來——不知道怎麼好。在人面前，有些擔心。

于是乎呀，有一回，她對我這樣說。

——慫哪——她說——格里戈黎·伊凡諾微支，你這樣拉着我各處跑，我頭暈起來了呀。你是帶勳者，是官，何妨陪我上上戲園，或那裏去呢。

——好——我說。

第二天，恰好從共產分所送了歌劇的票子來了。一張，

是送給我自己的，還有一張，是鐵匠華西卡讓給我的。

票子我沒有細看，然而兩張都不同。我的是下面的坐位，華西卡的呢——是最上層的便宜座兒。

總之，我們倆出去了。走進戲園去。她坐在我的票位上，我坐在華西卡的票位上。因為是便宜座兒呀，什麼也看不見。但是，彎起腰來，却能從入口望見她。可也不容易。

我有些倦了，走下去散散悶。不久——一幕完了。她也趁這閉幕時候，在散步。

晚安 我說。

晚安。

你的府上——我說——自來水出得還好麼？

——不知道呀——她說。

她却跨進食堂去了。我跟着她。她在食堂裏走來走去，瞧着食物攤。那地方有碟子。碟子裏面，裝着肉饅頭。

我簡直是鵝一般，還沒有倒楣的資本家一般，跟在她後面提議。

——倘若——我說——你要喫肉饅頭，那麼，請不要客氣罷。因為我會來付錢的。

——多謝——她用法國話說。

于是慌忙用了下等的走相，走近碟子那邊，便取那澆着乳酪的，一口一個。

但是，說到我的零錢——可是不成話。至多，也不過三個肉饅頭。她是在用點心，而我却因為不放心，所以一隻手探進衣袋裏去在數錢，看看有多少。錢呢，實在是只有一點點。

她將那澆着乳酪的東西吃完一個之後，又吃第二個。我咳了一聲。于是就不響。這樣的資本家式的羞恥，捉住了我了。情郎，和錢無緣呀。

雄雞似的，我在她周圍走，她就呵呵地笑着，來應酬我開口了。

——不是已經到了回座的時候了麼？也許搖了鈴哩。然而她却這麼說。

——還沒有呀。

于是拿起第三個肉饅頭。

我說。

——空肚子上，不太多麼？如果吐起來。

但她却道，

——不要緊。因為我們是慣了的。

于是拿起第四個。

這時候，我的血，突然直奔頭上了。

——放下！——我說。

她吃了一驚。嘴張開了。那嘴裏，金牙發着光。

我好像將韁繩落在馬尾巴下似的心情。無論怎樣都好，未必再和她散步了，我想。

——教放下呢——我說——要小心呀！

她將肉饅頭放在前面了。我便問食堂的主人公。

——吃了三個肉饅頭，多少錢呀？

然而主人公是悠悠然——玩着不倒翁。

——因為——他說——客人是用了四個——。

——那裏——我說——四個？第四個在碟子上。

——不——他回答說——即使碟子上還有一個，也咬過了的，又給指頭捏軟了。

——什麼——我說——說是咬過了，唔？這是什麼話。

然而主人公却冷冷然——而在眼前旋着肉饅頭。

那不消說，人們聚集起來了。他們是鑑定人。有的說是已經咬過了，有的却說是——沒有咬。

我翻轉衣袋來——于是所有的錢，都滾落在地板上。大家都笑了。我却不發笑。付錢。

對於四個肉饅頭，恰恰——夠付出。真是爭了一些無聊的事情。

我付過錢，便向那貴家的女人。

——吃掉牠罷——我說——因為是已經付了錢的。

但貴女一動也不動。她于吃掉的事，在客氣了。

于是有一個老頭子來搗亂。

——給我罷——他說——我來吃掉牠。

于是吃掉了，那個壞種。我付的錢。

我們回了座，看歌劇一直到完。此後是向自己的家裏。

到了家的近旁，她對我說。

——你是多麼粗疏呵。沒有錢的人——不是陪着貴婦人出來玩的呀。

我說。

——幸福是不在錢裏的。這麼說雖然有點失禮。

這樣，我就和她告別了。

在我，是不歡喜貴家女人的。

譯 者 附 記

這一篇，是從日本尾瀨敬止編譯的“藝術戰線”譯出的；他的底本，是俄國V理丁編的“文學的俄羅斯”，內載現代小說家的自傳，著作目錄，代表的短篇小說等。這篇的作者，並不算著名的大家，經歷也很簡單。現在就將他的自傳，譯載于後——

“我于一八九五年生在波爾泰瓦。我的父親——是美術家，出身貴族。一九一三年畢業古典中學，入彼得堡大學的法科。並未畢業。一九一五年，作為義勇兵向戰線去了。受了傷，還被毒瓦斯所害。心有點異樣。做了參謀大尉。一九一八年，作為義勇兵，加入赤軍。一九一九年，以第一席的成績回籍。一九二一年，從事文學了。我的處女作，是一九二一年登在‘彼得堡年報’上。”

基督與豬

夏萊蒂

這件故事是發生在那一年的最末一天的最末一夜的最末一個鐘頭。是那一年？可不必問，總之，是那麼的一年。我本來在平常的夜裏尙且是睡不着的，何況是最末的一夜，我當然是不會睡着了。我直僵僵地躺在板床上面，在黑暗的當中，聽着那遠方的狗吠，以及床底下的幾隻耗子的吱吱的叫，牠們吵鬧得很厲害，有時還相打了起來。當然心裏是煩躁的，我眼睜睜地盼望着天亮。氣候是非常的寒冷，冷得我的四肢都好像不在我的身上。陰風從各方面來，好像無數把大刀，劈開了紙窗，劈開了柴門，劈開了蘆蓆張的四壁，劈開了茅草蓋的屋頂，而從這無數的刀縫裏飛進來，落到裸出在被頭外面的我的頭上，我的兩隻耳朵是被割去了。但，雖然我的皮膚冷到這樣，我的心坎裏固有的心卻仍舊還是暖暖